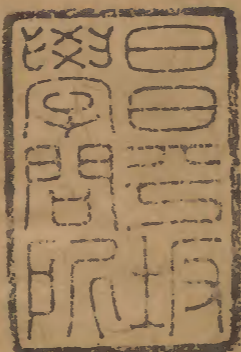


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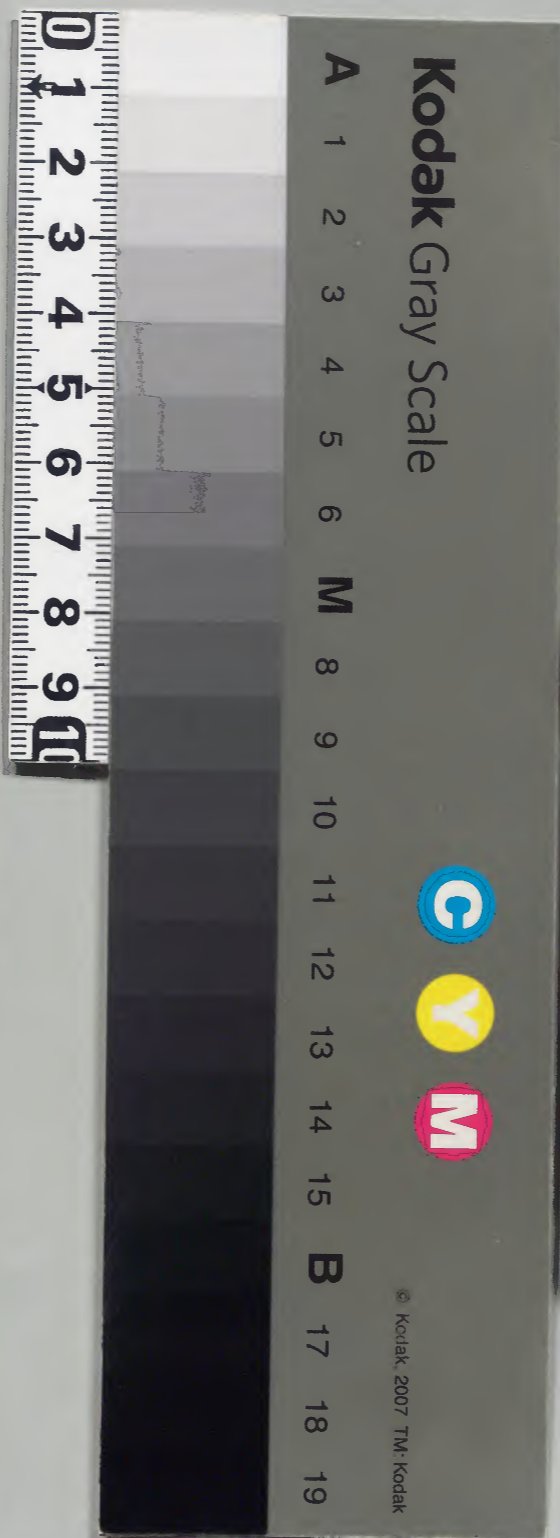
二百四十六卷
三十八冊



庫文閣		
三五函	三〇六	漢書
九	冊	號類

庫文閣內		
三五函	三〇六	漢書
一八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79)	
函號	367	85



君道部卷二百二十六

千名類六

漢室反叛門二

宗室反叛門二

漢室篇

濟北王興居反章

濟北王興居高帝孫齊悼惠王第三子高后六年封東牟侯入宿衛

高后崩諸呂欲為亂朱虛侯章與居次兄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

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

王襄悼惠長子乃發兵西攻濟南相國呂產等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

與齊連和太尉周勃等與朱虛侯討呂產殺之遂誅諸呂齊王灌

嬰兵皆罷諸大臣迎立代王是為文帝

文帝二年癸亥春三月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
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紕其
功及王諸子乃割齊城陽濟北二郡以王之

三年甲子夏五月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討之

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
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
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
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
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
居居史脫一居字去來者亦赦之始雖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

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興居兵敗自殺史記云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劉氏曰興居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矣

厄言曰劉氏之說非也帝何負於興居哉興居雖從其兄章有誅諸呂之功然已裂土而王之矣乃謀反逆負漢已甚帝何病焉

淮南王父子謀反章衡山附

淮南厲王長高帝庶子

初趙王張敖獻美人於高帝得幸有娠及貫高等謀反事發覺美人亦坐繫河內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美人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惠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

而葬其母真定高帝十一年乙秋封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

文帝三年

甲子

冬十一月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淮南王早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爲不疆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卽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嘗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錐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勿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

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表裏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尹氏曰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侯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慈之過也

劉辰翁曰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忘仇恨危身犯法以攄其情使無驕恣自禍此志豈不與天壤相磨哉文帝傷其志是已董份曰厲王雖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凌約言曰厲王自幼子於呂氏見審食其之幸於呂氏而言無

不從者稔矣其心有不甘者况有弗爭其母之故乎

六年丁卯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

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内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

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

以爲儆戒王不悅令大夫大夫名但士伍開章有罪失官爵稱士伍開章姓名七十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在醴泉縣東北令人

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至長安丞相張蒼等

奏以上通鑑以下史記曰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

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

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

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

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

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

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

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

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

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

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

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

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擅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

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

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長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

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嚴道邛郵

嚴道縣有邛來山有邛置故曰嚴道邛郵

遣其子

從居

妾媵之有子者從去

縣爲築葢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

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表益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

檻車有檻封

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

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表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益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

益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
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戶

唐氏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史記不詳見敘事中但於劾奏內
詳之讀淮南罪案則漢臣執法漢主友愛諄然可見胡謂其不
相容耶

凌氏約言曰當上驕淮南王時表益何不言羣臣論淮南王時
益何不言據益所諫說將何以處長而又不言其所以處益不
過逢君者耳非真有納約之忠也丞相御史執法而益即欲斬
之幸而文帝不用益之刻惡愴邪大抵如此

八年已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

相容言布可縫而共衣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

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

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

園復如諸侯儀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

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賈誼

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

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

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

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

快志剗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

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十六年丁夏四月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三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丁亥春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古循德王濟北以褒之徙廬江王衡山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厲王長子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

武帝建元二年壬寅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尊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壩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誰當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

建元六年^{丙午}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女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訶長安約結上左右

元朔二年

^{甲寅}

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修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佯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

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元朔五年

^{丁巳}

秋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

淮南太子遷好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怒被恐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闕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

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甚耻之於是爲反謀益甚淮南王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因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劉氏曰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毋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誅意也賜當入朝過淮南乃謝病於是帝賜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然則吳王詐病文帝賜几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憾漢有以召之矣非安與賜比也故諱之不書

元狩元年己未冬十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庭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卽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後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

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
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千
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
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七陳勝吳廣發矣高
皇起於行陳之中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
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
王王四郡國富民眾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犇走而東身死祀絕
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
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
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
不害最長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言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不害有子

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

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
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陰使
所善莊芷上書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
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
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
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
被曰天下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
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被曰大將軍材幹絕
人數將習兵未易當也王默然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
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



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
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
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
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
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
戍之衆饑饉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秦為無道殘賊天
下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
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
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
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

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何

丞相御史請書請於天子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

會日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

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

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

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

日發兵一朝卒然發淮南兵無定時也即刺殺大將軍青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

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偽失火宮中相

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求盜捕盜卒也持羽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

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嚮諸侯必有應我者卽無應
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在江結
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
會稽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
此急則走越耳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
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
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
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
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卽許太子太子卽自
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
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公
卿治其黨與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
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
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
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
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
他逆無道事驗明白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
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
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丞相
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
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

守經及辨 卷二
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
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
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
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卽遣所善白羸
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缺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
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
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罪事事下沛郡治會有司捕所
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
律先自告除其罪卽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太行息卽問
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太行還以聞公卿
遣宗正太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
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
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
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
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藩守職以承輔天子而
專挾邪辟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不終其身爲天下笑
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慄勇輕悍
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劉氏曰二王皆賜免朝者也前書賜毋朝賜不朝此書謀反然

則咎有所在矣

董氏份曰伍被實爲淮南畫反而史記所錄被詣吏自告之文其間不無飾詞而太史公具載之所以微見被之寃狀而惡湯之專殺也然被以人臣親教其主詐爲秦書徒速以激下反上固漢法所必誅矣湯論殺之是也使徒以其文辭而欲原其反逆其本末豈稱乎

吳楚七國反章

吳王濞高帝兄代王仲之子也

初高帝立兄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走雒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帝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

稽輕悍無壯王墳之諸子少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

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

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

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

豫章郡銅山卽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

賦國用饒足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

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

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

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

冬當斷獄秋先請其輕重

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擊_必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魚者不祥惟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間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景帝三年_{丁亥}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

鼂錯

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與隙同詐稱病不朝於古灑當誅文帝弗忍

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恣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

削之其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

服舍居喪之次聖室之屬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

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

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

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

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

以大為喻言初括糠糠盡則吳與至米謂觸主盡則至滅國也

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

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懌竊聞大

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

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

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

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

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

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

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晁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

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

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

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

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

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

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

東濟南皆許諾楚王戊坐削地事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

靡之衣之赭衣使雅春於市休侯富

戊之叔

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

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及削吳會

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

川濟南趙楚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

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殺建德悍齊王

將後悔背約城守

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甲子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

謂其地相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

越東接也

三王淮南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

衡山廬江即蒲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

中搏胡眾入蕭關

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

唐順之曰七國攻漢形勢如此茅坤曰子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為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為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亡也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沐洗

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

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

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

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聞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文帝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軍上與鼂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表盎不善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爲庶人至是錯謂丞史曰表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此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

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惟上熟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澗阨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

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
 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澗間果得吳伏兵乃請
 趙涉為護軍而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周亞
夫封條侯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
 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
 塞其饗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軍羽力戰
 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
 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吳楚
 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
 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
 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
 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
 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
 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
 願大夫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
 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
 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
 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史言吳王有才不能而敗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濞齊王將間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
 吳王之棄軍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渡淮
 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

卽給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以子戟撞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

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大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自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嚴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頽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辜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降不降之間欲以何者自處吾待以行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道臨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郤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悖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自伏誅一云鄆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鄆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轅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太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功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足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抵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收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矜使有自悔不前之心悔不與吳同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誣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帝欲以吳王濞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立禮為楚王

大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
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殞
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泰山此言非也母親夷狄以疏
其屬蓋謂吳邪母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陳氏傳良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
停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鼂錯以
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遇之謀乃卒以讒見誅錯誠可
悲也按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
削則可以不反濞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濞之木
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疆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
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語曰貪走者蹶
貪食者噎其錯謂邪

尹氏曰濞爲逆已久特因錯而發耳使錯徐爲之計又不并削
諸國則濞亦無興兵之端故綱目書錯死於七國之下以見禍
變之興由錯而發然錯之謀雖失要爲宗社大計非爲私也景
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爲
國忠謀者哉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則錯之無罪見殺明矣
何氏孟春曰高帝封濞爲吳王旣前知其必反然不思所以制
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
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所爲貽厥孫謀者矣
尹氏又曰七國書反齊初不與又以不從吳楚之故見圍甚久

今乃與邛遂檄書自殺何哉始吳約齊齊已許諾則是始謀與之同矣後雖背約城守未幾圍急又復陰與同謀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辭不然綱目當特筆明其無罪又可與邛遂同條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皆齊悼惠王子楚王戊楚元王孫夷王子也趙王遂趙幽王子也

燕王旦謀反章

燕刺王旦武帝第三子

武帝元狩六年

甲子

夏立旦為燕王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眈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粥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非德毋廼廢備非徵士

毋得從徵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成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是為昭帝昭帝始元元年乙未秋七月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武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二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中山靖王勝之子昌子長齊孝王將閭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更事修武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夫失職獨可起而索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可坐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即與澤謀為姦書
 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
 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且招來郡國姦
 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
 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鉞侯成菑川靖
 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
 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弗治而澤等皆伏誅

劉氏曰書赦勿治何譏失刑也弗治之辭二燕王且謀反赦勿
 治失有罪之辭也譏也有司奏梁王立罪寢不治存厚之辭也
 美也美惡不嫌同辭

元鳳元年辛丑秋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且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大將軍霍光不
 許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安桀之子亦慙又
 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
 為充國入馬二十四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
 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為將軍皇
 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且自
 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
 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
 與且通謀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
 桀弘羊等桀等又令人為燕王上書史記桀等數記疏光過失與
其事且聞之喜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
上疏今從通鑑

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建城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愆日騁於庭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將軍出都肄肄習也謂總閱郎羽林道上稱趨天子出稱蹕以清道大官先置凡車駕所幸大官先往其處供飲食之具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入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

廣明都肄近耳

史記通鑑都肄作都郎誤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

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且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數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桀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安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此天水人非篡漢之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

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

令皆治行裝入長安

安又謀誘燕王至而

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兔耶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

鳥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

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

水台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

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

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

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

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

蓋主自殺燕王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

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宮與羣臣妃妾別坐

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

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

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有赦令到

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

曰老虜曹為事當族欲自殺左右曰儻得削國幸不死后姬夫人

共涕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

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

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社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

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災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

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

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醑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卽以綬自殺后夫人隨王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且謚曰刺王且立三十八年而誅後六年宣帝卽位封且兩子爲侯又立故太子建爲廣陽王傳三世至王嘉王莽時廢漢宗室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史記補曰初武帝年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帝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

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國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皇帝始立年幼委任

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昭帝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

復香氣人皆不近服者爲漸漬然也以且謀叛人皆不附近

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

索隱曰案昭帝鈞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且胥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

孺能不使胥

廣陵王胥

且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

鈞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

此責武帝亦是非光罪也立宜正矣

劉氏曰主及且皆自殺耳綱目皆書伏誅何謀上也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

尹氏曰且謀反赦勿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復出爲惡夫復何辭然且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

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

於覆亡不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爲不可及矣

廣陵王胥謀反章

楚王延壽附

廣陵厲王胥武帝第三子也

武帝元狩六年

甲子

夏廟立子胥爲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

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
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揚三代要服不及以
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
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
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
度故終不得爲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人朝復
益萬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胥見上年少無
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多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
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賽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
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
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本始元年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胥果作威福嗣
楚王延壽以爲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
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胥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
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尙公主列侯可得也又宣
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
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因使
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母後人有天下何齊父長年上
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公卿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
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延壽自殺國除
賜胥黃金千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譚姬南等

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
 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奉奪王射陂草田
 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五鳳二年丙寅胥宮園中棗樹
 生十餘莖莖上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
 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日祝詛事發覺
 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四年卯春太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
 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
 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
 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
 須臾千里馬兮駐持路黃泉下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
 樂心所喜出入無惊為樂亟蒿里名兮郭門闕死不徂以代庸身
 自逝左右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過我厚今
 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
 八子郭昭君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
 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為王傳五世莽時絕
 史記補曰武帝封三王策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其後
 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事覺詔誅楚王而不治廣陵王其後
 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
 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卮言曰楚王高帝所封兄弟國也廣陵王武帝所封皇子國也
 延壽胥以謀逆誅其身滅其國而綱目不書似非春秋之旨



後漢真定王楊謀反章

真定王楊景帝子常山憲王舜六世孫也

更始元年癸未冬王郎稱帝於邯鄲二年甲申春光武為大司馬
北徇薊城反應王郎光武走信都發兵擊邯鄲時真定王楊起
兵附王郎眾十餘萬光武遣劉植說楊楊乃降光武因留真定納
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四月拔邯鄲斬
王郎更始立光武為蕭王明年六月光武即位

光武皇帝建武二年丙戌春三月真定王楊謀反伏誅

真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瘦楊為主楊病瘦欲以惑眾與綿
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帝遣騎都尉陳副等徵之楊閉城門不內帝復遣
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勞慰王侯密敕純收楊純至真定止傳

舍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為疑且自恃眾強而
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純
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
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德為真定王德一作得
後降為侯

廣陵王荆謀逆章

廣陵思王荆光武第七子

建武十五年己亥封皇子荆為山陽公十七年辛丑進爵為王荆
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中元二年丁巳二月光武崩明帝
即位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東海王疆舅大
鴻臚郭況况故太子廢為東海王况廢后郭氏之弟書與疆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

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

邊郭后為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

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莫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

甚備間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得

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

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而前易於

泰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

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

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夫黑為病赤為兵亡

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

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讐精神所

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雖欲無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

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

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疆

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置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疆得

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

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

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遣之國

明帝永平十年丁卯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

廣陵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

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

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

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善之荆自殺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用

元壽傳國於後

楚王英逆謀章

楚王英光武第三子也

建武十五年封皇子英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貢昌二縣益

楚國自明帝爲太子時英嘗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卽位

後數加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英少時好游

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

乙丑十庚丙

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遣

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

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

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

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卽優婆塞也中國翻爲近住桑門卽沙門也

因以班示諸

國中傳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術而王公貴人獨英先好之

明帝永平十三年

庚午

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畱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責延延自殺

十四年辛未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

英至丹陽自殺詔遣使持節弔祠贈贈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悉出楚宮屬無辭語者制詔慰譬楚太后對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

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十五年帝幸彭城見楚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章帝建初二年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爲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民元和三年楚太后卒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畱護喪事贈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如嗣王儀追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陸侯傳國於後

尹氏曰英已廢矣而猶書爵蓋前旣書其有罪所斷已明故也

孫吳篇

吳孫峻孫綝兄弟廢立章

孫峻武烈帝堅季弟靜曾孫也

孫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大帝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初權與

峻謀廢太子和爲南陽王立少子亮爲太子其後頗寤和之無罪欲召和還全公主及峻與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狠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以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壬申四月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及峻屬以後事而卒弘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太子亮卽位

癸酉

漢延熹十六
吳建興二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爲丞相

諸葛恪圍魏新城不克還建業陳兵入府愈治威嚴多所罪責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王云欲爲變峻與吳王謀置酒請恪恪疑之且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自當刀入散騎常侍張約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載其母欲奔魏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蔑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人殺恪弟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張震朱恩皆夷三族羣臣其議上奏推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幾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

胤字承嗣司徒
位亞太尉故曰

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爲恪子竦妻胤以此嗣位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南陽王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張妃亦自殺

乙亥

吳五鳳二

秋七月吳孫峻殺朱公主

吳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

胡氏曰吳國皆以諸恪爲才而孫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罪在恪峻旣竊權授之弟綝以亂吳國

卮言曰諸葛恪誠有罪矣綱目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殺恪者峻也殺和者峻也皆稱國以殺猶矯命而行也殺先君之女其罪大矣故斥名書殺以罪之

孫綝峻從弟

丙子

漢建興十九吳太平元

秋九月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綝爲侍中輔政

孫峻使文欽與呂據劉纂朱異唐咨等伐魏峻餞之於石頭入據營據御軍嚴整峻惡之稱心痛而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而卒吳主以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呂據等還

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

呂據聞孫綝代峻輔政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

綱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
胤十月胤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
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
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名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
胤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胤胤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
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
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胤就公時夜已半胤
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
爲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
胤兵大會遂殺胤據自殺

劉氏曰孫儀謀殺孫峻不克死不書略之也惟書殺公主以正
其罪胤據亦孫儀耳則何以書胤國賊非峻比也故書殺胤之
十一月吳孫琳殺將軍王惇

孫琳遷大將軍胤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
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平九官事胤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
王惇謀殺胤事泄胤殺惇憲服藥死

劉氏曰孫憲琳弟也謀誅胤胤殺之則不書殺憲而止書殺惇
李克寧存勗叔也謀作亂存勗殺之則不書其黨而書殺綱目
之意微矣

戊寅漢景曜元
吳太平三秋九月吳孫琳廢其主亮爲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琅
邪王休休以琳爲丞相

孫琳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鑊里救諸葛誕於淮
南出屯鑊里敗

還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尋問公主所以見殺之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能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長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畱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

學海君道部卷二百五十七

干名類七

四十七

宗室反叛門三

晉室篇

諸王反亂章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初為平北將軍鎮鄴

武帝太康末封子穎為成都王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

常侍車騎將軍惠帝元康九年己未春三月散騎常侍賈謐侍講

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為平

北將軍鎮鄴徵梁王彤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顥宣帝子安平王

孚之孫太原王壞之子初襲父爵後改封河間為鎮西將軍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

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顓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永康元年
庚申夏趙王倫廢皇后賈氏殺之自為相國以齊王冏武帝弟齊獻王攸子
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惠帝永寧元年辛酉春正月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三月齊
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顓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夏四月成都
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六月
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顓為太尉各
還鎮

新野王歆

宣帝孫扶風王駿子時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將之鎮與齊王冏同乘謁陵

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
奪其兵權常山王乂武帝六子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又謂穎曰天下者

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曰齊王眾
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徑前濟河功無與貳今齊王

欲舉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並立宜因太妃

穎母程才人冊為成都太妃

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

委朝政於齊王人謂穎功大不居將歸心於穎

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

冏之勲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幾自陳母疾請歸藩

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

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

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穎至鄴詔遣侯者

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又

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

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
歛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戰趙王倫
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
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
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罔
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穎爲之辨理得免死
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戴淵以
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
不去齊王罔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而穎有次立之勢清河
王單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爲皇太子

大安元年

壬戌

冬十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又殺齊王罔

齊王罔以河間王顥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皇甫商與
顥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翊軍校尉又與罔司馬趙驥有隙遂
單馬奔顥詐稱受密詔使顥誅罔因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
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
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
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顥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
都督豫州諸軍事顥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
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又廢罔還弟以穎代
罔輔政顥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
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顥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之
曰孤首倡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如之何

尚書令王戎曰公勲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二心今二王兵
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旟
怒曰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
悚戎僞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軍新安檄長沙王又使
討罔罔遣董艾襲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
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罔使人執騶虞幡
唱云長沙王又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
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罔衆
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晏因執罔以降罔至殿前帝惻然欲
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閭闔門外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
餘人李含等聞罔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
皆就鄴諸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

劉氏曰罔驕奢擅朝則有罪矣其書殺何顥私也罔以顥意初
欲附倫恨之正也顥遂懼逼使又殺罔則私矣綱目書殺所以
著骨肉相屠之禍也

二年^{癸亥}秋七月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顥將
張方入城大掠

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微弱必爲齊王罔所殺因欲以爲罔罪而討
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顥爲宰相已得用事旣而罔爲
又所殺穎顥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荒廢甚於罔時
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爲又參軍商兄重
爲秦州刺史含說顥曰商爲又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

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顯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顯密使含與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謀殺又皇甫商以告又收含孫粹殺之驃騎從事諸葛政司徒長史牽秀皆出犇鄴河間王顥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顥起兵以討又爲名通鑑因而書之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顥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叅軍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顥穎共表人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顥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姦逆其以又爲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顥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帝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劉氏曰顥穎表又專朝與前表罔一也此則綱目曷爲書及又

雖專政非罔比也而輒舉兵是反而已矣故書討

尹氏曰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者顓頊舉兵自晉紀觀之則曰顓頊起兵討又自通鑑觀之則曰顓頊起兵討又顓頊請討張昌皆未有明言二人之反者今綱目大書顓頊之反略不少恕何哉顓頊初用李含計欲俟罔殺又而討之遂廢帝立顓頊是顓頊有無君之心而顓頊亦預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闕至犯乘輿非反而何然大亂之世真贗不分故前史承訛襲舛不能指明其罪後人觀之亦不能辨不有君子推原是否則悠悠千載孰能明之嗚呼此綱目之所以有功於斯世也

卮言曰通鑑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又不欲與前史抵牾故義不主於褒貶綱目立義褒貶以示勸懲故用通鑑文而書法異冬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顓頊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大將軍顓頊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顓頊收機及其弟雲等皆殺之

十一月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顓頊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顓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退屯十三里橋乃夜潛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爲

又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往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塢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斷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顓顓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眾凡萬餘人趣長安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勅皇甫重進軍討顓商間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顓顓捕商殺之

永興元年

甲子

春正月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

以顓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

劉氏曰皇太弟之名自未有也穎廢太子意有在矣顓承穎意始創此號而表使為之太弟猶太子也豈臣下所得表為之哉尹氏曰顓表穎為太弟而自為太宰則顓之反叛無君是亦一趙王倫耳穎受其所立其惡豈待貶絕而後見哉雖然穎不難於廢皇后太子何獨難於自為太弟而必待於顓表邪亂臣賊子相為表裏自謂足以欺世而不知衡鑑之下真偽曉然故前史稱顓請稱詔以而此皆削之者所以核其實而定其名也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

提要作穎遂以帝入鄴

越走歸國

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

宗室反叛 卷三
軍陳賧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賧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及殿中戒嚴討穎石超犇鄴戊戌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巳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賧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巳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巳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于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二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

丞相尋還鎮鄴雍州刺史劉沈及顛戰敗死之

長沙王又屢與成都王穎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嘗

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

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

宣帝弟高密王泰之子

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

諸將夜收又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詔免又官置金墉城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欲殺又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又於金墉城至營灸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穎入京師復還鎮於鄴詔以穎爲丞相如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率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叅署丞

相府事河間王顥頓軍於鄭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夔兵敗顥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軍與顥戰顥屢敗沈使衙傳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顥帳下沈兵來遲顥黨張輔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傳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追獲_斬三月顥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尹氏曰皇后天子之母也太子天下之本也顥以人臣廢之可乎據事直書罪惡甚矣

顥表穎為皇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

河間王顥表請立丞相穎為太弟戊申詔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顥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

劉氏曰皇太弟之名自未有也穎廢太子意有在矣顥承穎意始創此號而表使為之太弟猶太子也豈臣下所得表為之哉尹氏曰顥表穎為太弟而自為太宰則顥之反叛無君是亦一趙王倫耳穎受其所立其惡豈待貶絕而後見哉雖然穎不難於廢皇后太子何獨難於自為太弟而必待於顥表邪亂臣賊子相為表裏自謂足以欺世而不知衡鑑之下真偽曉然故前史稱顥請稱詔以而此皆削之者所以核其實而定其名也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_{提要作穎遂}越走歸國

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

軍陳賧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賧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及殿中戒嚴討穎石超犇鄴戊戌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已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賧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于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壘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虜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陳賧上官已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要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

劉氏曰征者何上伐下之辭也長沙王又書討此其不書討何越非能討者也蕩陰之敗嵇紹死之越走歸國仗義何有焉故奉其主一也司馬昭出在已則書攻東海王越非能討則書征必若長沙而後得書討凡書奉帝奉其主皆事不在其上也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幽州都督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

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
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謀泄浚嚴兵約并州刺史東
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穎稱詔徵浚浚
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
斌及石超擊之

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琊王睿走歸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怨其使已迎帝請罪八月戊辰收繇殺之繇兄子

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勅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
從者給津吏乃聽過歸國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
穎誅之穎從之初太宰顓遣張方救穎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
陽方入洛陽太子單迎方面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單及羊后

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從祖
宣謂其族人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左賢王英武超世
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
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
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因說穎曰今二
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
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
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
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
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疎

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官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於離石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二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温將謁陵帝喪屢納從者之屨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迎帝帝還宮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東嬴公騰乞師於拓拔猗屯以擊劉淵猗屯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劉宣等諫止之淵遂自稱漢王

劉氏曰浚前未滅其罪者爲急於討賊故也賊未討而遽還又因以縱暴則不可赦矣故綱目於起兵討穎則具其官大掠而還則斥其名

十一月張方遷帝于長安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遂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顥迎于霸上帝入長安

十二月太宰顥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

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資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顥立之詔以司空越爲太傅與顥夾輔帝室王戎叅錄朝政又以高密王畧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冀州都督鎮鄴畧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旣去鄴越使模鎮之顥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斛之冀獲少安又詔以太宰顥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

劉氏曰顥穎自書舉兵反斥名而已太宰其自爲也書太宰顥何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悖也至伏誅則止稱河間王矣前書表穎爲太弟則譏之此書太弟穎是成之爲太弟何也成之爲太弟所以重罪顥也

尹氏曰穎顥反叛更相表裏晉室之亂所以不可解者二人之罪尤著且太弟前此未有而顥表立之今穎勢窮顥又廢之在顥穎本不足道也特書屢書姑以著典午氏之亂而已

二年丑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傅檄討張方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旣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汲桑石勒帥衆赴之攻陷郡縣范陽王虓擊走之劉氏曰凡書故將予義也此其書寇何成都將也寇藩所以寇

穎也是故楚逆賊也利幾以楚故將書反穎反寇也公師藩以穎故將書寇綱目之子奪審矣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顥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留守下邳越帥甲士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爲淮北護軍劉輿爲穎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荀晞還兖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太宰顥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表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顥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等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顥使成都王穎領將軍劉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

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顓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顓必敗乃遣叅軍劉盤爲都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

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范陽王虓自領冀州刺史擊穎將石超斬之劉喬衆潰

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劉琨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奔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

光熙元年

丙寅

春正月太宰顓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顓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伯顓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顓乃止及劉喬敗顓懼欲罷兵與山東和鮮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乃誘方帳下督郵輔使殺方送書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平安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

犇長安至華陰聞顓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温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温初太宰顓以爲張方死事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顓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刀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顓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顓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梁柳守關中六月帝至洛陽復羊后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顓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顓斬馬瞻梁邁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顓至鄭顓使牽秀屯馮翊顓長史楊勝詐稱顓命使秀罷兵勝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顓保城而已

秋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兖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犇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郭勸作亂欲迎穎爲主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勸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犇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苟晞亦擊斬藩

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興誅穎

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興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僞令人爲

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息收而殯之

劉氏曰於是劉輿矯詔不書書誅重罪穎也反賊人得誅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是為懷帝十二月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顥

惠帝崩懷帝即位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顥為司徒顥乃就徵

南陽王模越弟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顥嗣改封樂成縣王

劉氏曰於是詔徵顥模要殺之不書書誅重罪顥也

尹氏曰顥穎煽禍天下傾覆故雖假手於人皆正其誅

胡氏曰越模意謂殺顥父子則兄弟身安而無患矣而不知石

勒趙染之禍已伏於冥冥之中矣

晉書八王傳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

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

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袞禮備彝章汝南汝南王亮以純和之姿失

於無斷楚隱楚隱王瑋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

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瓊見欺

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壘楊燻窺

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

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倡義勸王勲績可稱然而臨禍忘憂

逞心縱欲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高謝采章永表東

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長沙王又材力絕人忠槩邁俗雖復陽

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

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
任李含之徂詐仗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齊王喪元長沙授首逞
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
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
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遂令神器劫遷
宗社顛覆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
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
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八
者汝南王亮楚王瑋齊王冏專擅朝政未有逆謀長沙王又匡復
有功不失臣節東海王越始能反正卒亂天下雖骨肉相殘然非
亂臣賊子比也趙王倫篡逆已見奸統門成都王穎河間王顥表
裏為姦傲亂帝室已為亂賊之尤矣且張方之逆劉淵石勒之寇
皆起於二人西晉之亡實二人
為之不得與八王同類而稱也

偽命篇

燕慕容仁叛據遼東章

慕容仁遼東公廆之子燕主皝之兄也

晉元帝大興二年己卯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遂取
遼東廆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四年
辛巳十二月詔以廆為平州牧封遼東公聽廆承制除官廆於是
立子皝為世子徙慕容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

惠仁亦次之平郭漢縣屬遼東郡

晉成帝咸和八年癸巳冬十月慕容皝兄翰犇段氏弟仁據遼東

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初嗣位用濩嚴峻國人多不自安
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武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
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
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
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
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
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
罪猶可畏况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
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
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
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
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
死遣軍祭酒封弈慰撫遼東以高詡爲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
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佟壽共討仁與
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
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弈不得入與汗俱還
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
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
以真爲平州別駕

九年^{甲午}冬十二月慕容皝攻遼東克之

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鑿領遼東
相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將兵共攻柳城慕容皝遣慕容汗等

救之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受命之日止求此捷若貪進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計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三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秋八月詔遣侍御史王齊等拜慕容皝大將軍遼東公皆爲仁所留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鑾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

爲遼東相安輯遺民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及襄平成康元年十月慕容仁遣王齊等

南還十二月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于平郭城外皝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間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禽段氏使以歸

咸康二年丙申春正月慕容皝討其弟仁殺之

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

至仁以爲說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說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說仁衆沮動說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說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說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說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爲仁所誑誤者說皆赦之

秦諸苻反亂章

苻菁秦主健之族子

晉穆帝永和七年辛亥春苻健自稱秦天王立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廋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東海公苻菁爲平昌公雄死健以菁都督中外諸軍事萇卒立生爲太子乙卯六月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爲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健卒生嗣位升平元年丁巳六月東海王堅雄子及堅兄清河王灋弒生堅自立爲天王以灋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從祖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雙爲河南公張平據太原堅以柳爲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堅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灋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堅乃與李威謀賜灋死堅與灋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數爲清河公四年辛丑正月堅分司隸置雍州以河

南公雙爲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

哀帝興寧二年

秦甘露八年甲子

秋七月秦苻騰謀反伏誅

秦汝南公騰秦王生之弟也以謀反誅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
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三年乙丑秋九月堅
如朔方巡撫諸胡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
襲長安李威擊斬之

帝奔太和二年

秦建元三年丁卯

冬十月秦苻柳雙廋武舉兵反秦遣兵討之

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征西大將軍秦
州刺史趙公雙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
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廋安西將軍雍州

刺史燕公武謀作亂鎮東主簿姚朏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

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方除之况自爲難乎廋不聽堅聞之徵柳

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坂

今山西蒲州

雙據上邽

今陝西秦州

廋據陝城

今陝西興平武據安定

今陝西安定縣

皆舉城反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

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

梨以爲信皆不從

梨肉脆而齧之易入以喻親戚離叛則國力脆弱將爲敵人所乘故齧梨賜柳等以爲信也

三年

秦建元四年戊辰

春二月秦苻廋以陝城降燕

秦王堅遣將軍楊成毛嵩分討上邽安定王猛鄧羗攻蒲坂楊安
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
平然後并力取之二月秦魏公廋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
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䟽以爲今苻氏骨肉乖離國

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令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坂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廋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爲三軍後繼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平秦非吾事也廋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如言不用何

秋七月秦討苻雙武柳皆斬之

考異斬當作誅

秦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苻興所敗毛高亦爲燕公武所敗犇還秦王堅復遣將軍王鑒呂光郭將翟儼等帥衆三萬討之夏四月雙武乘勝至于榆眉以苻興爲前鋒王鑒欲速戰呂光曰興新得志

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俱犇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王猛不應柳以猛爲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帥衆二萬西趨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羗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衆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羗進攻之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鄧羗與王鑒等會攻陝城

十二月秦拔陝城斬苻廋

考異云前年書反此斬當作誅

秦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廋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

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苻健廟號高祖乃賜廋死原其
 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苻生謚厲及諸弟之
 無後者苟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群雙字不顧太后謀危
 宗廟天下之灋不可私也

孝武帝太元七年秦建元十年壬午春三月秦司農苻陽侍郎王皮尚書郎

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大司農東海公陽負外散騎侍郎王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
 收下廷尉陽灋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
 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復讐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
 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
 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郡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及
 建元之末秦國大亂陽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

後涼呂弘作亂章

呂弘涼王纂弟也

初呂光自立為涼天王以嫡子紹為太子庶子纂為太原公弘為
 常山公安帝隆安三年己亥十月光卒太子紹嗣立弘謂纂曰主
 上闇弱不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
 士數百弘帥東苑之眾攻入禁城紹自殺纂憚弘兵彊以位讓之
 弘不受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
 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

安帝隆安四年涼咸寧二年庚子春二月涼呂弘作亂涼王纂殺之

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已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置於東宮厚撫之弘將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

後秦諸姚反亂章

姚弼秦主興之第二子初封廣平公

初姚興嗣位立子泓為太子弼為廣平公恢為梁公愔為南陽公

安帝義熙七年

秦弘始十三年亥

春正月秦主興以其子弼為尚書令

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與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

甲寅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有罪免

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

所親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奉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輳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湛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皆興之子謀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

秦弘始十七乙卯

秋八月秦姚弼謀作亂其黨唐盛等伏誅

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與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以不能
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
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疆
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
不從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秦王與如北地遣弼及歛曼蒐向
新興還長安八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軍都遂入
新平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秦王與藥動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
與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緝
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
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蒐與
之盟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
如初無忿恨之色

劉氏曰漢昭帝元鳳初燕王旦謀反綱目書赦弗治黨與皆伏
誅譏失刑也此其不書赦弗治何恕辭也於是興怒弼將殺之
泓流涕固請兄弟天倫綱目固不得以失刑病興也至其再亂
賜死則綱目書伏誅如恒辭矣

十二年

秦永和元丙辰

秦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秦王與卒太子泓立

秦王與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與疾篤還長安黃門侍
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官臣諫曰主上疾篤
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
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
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

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仗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輿死生未可知欲隨輿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輿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歛曼蒐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輿疾轉篤其妹南長安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歛曼蒐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輿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輿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尹冲及弟泓犇晉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歛曼蒐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輿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命齊公恢興之子也殺安定太守呂超恢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初興徙李閏羗三千戶於安定興卒羗酋党容叛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徙其酋豪於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叅軍韋宗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為深慮邢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諸羗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

罪紹殺之

劉氏曰綱目於姚弼凡五書所以示匹嫡之戒嚴矣

夏五月夏王勃勃襲上邽克之進攻陰窰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

奔還長安安定降夏勃勃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等擊走之安定

復降秦恢復秋八月太尉劉裕伐秦九月王鎮惡等入秦境所向

皆捷進克許昌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

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秦以安定為重鎮徙

民以實之謂之鎮戶雖晉夏交侵猶不忘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

之何事機已至宜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

憚鎮今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

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

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

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

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

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

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十月晉兵

進至成臯秦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兵救

之又遣并州牧姚人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擅道濟進逼洛陽洸出

降十二月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懿遂舉兵稱帝姚成都

引兵討之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懿事詳

十三年秦永和春正月秦安定守將姚恢反伏誅

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內則兄弟構難外為晉夏所迫征北將軍

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犇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謏為恢所敗姚謏去年棄雍東奔遂屯于郿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恢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後秦姚懿反蒲坂章

姚懿後秦主興之弟初為蒲坂守將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秦永和元丙辰

冬十二月秦蒲坂守將姚懿反伏誅

晉太尉劉裕伐秦克洛陽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沒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

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君道卷二百三十七終

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緝同堂姪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琳九月戊午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嫡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嘆咤不食罵皇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共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頒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緝迎立瑯琊王休緝從之己未緝

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瑯琊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十月戊午孫綝以瑯琊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瑯琊王於永昌亭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王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下詔以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闔皆拜將軍封侯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主將

討緄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聽言而計略
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
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吳主從之
十二月丁卯建鄴中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
沙緄益懼戊辰臘會緄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
得已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
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緄未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
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
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緄復曰願沒爲官奴吳主曰卿
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緄首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者皆
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緄三族發孫峻
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

君道部卷一百三十六終

文武陵王駿奉兵討劾宋人立駿五月

晉書卷一百三十六 蘇布曰左將軍王泰謀不...

其人能斷大事矣主召泰告之且問曰計書未曰至...

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贖會存性其以...

十二月丁卯建鄴中謠言明會有變蘇問之不悅...

沙洲益隆戊辰會蘇蘇疾不至吳王嗔起之使者...

得入舉止烏蘇曰國家屋有命不可辭可獲整其...

人同是可得速還遂入守而火起蘇不出吳王曰...

頃丞相也蘇起離席去布曰左右視之蘇叩頭曰...

曰卿何不從蘇風呂據於交州乎蘇曰願沒為官...

許相其曰蘇懼其本而壯之故蘇請甚計親臨呂...

學海君道部卷二百三十八
千名類
宗室及叛門
南朝篇

宗室及叛

卷四

孝

宋始興王濬弒逆章

始興王濬文帝第二子

文帝元皇后生太子劭潘淑妃生濬將產之夕有鵬鳥鳴於屋上
聞者惡之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妍與建平王宏侍
中王僧綽等並以文義往復劭初惡濬濬曲意事劭乃更與之善
癸巳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
隆而自立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

劭及弟濬皆伏誅

宋南郡王義宣反荆州章

南郡王義宣武帝第六子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澁於言論元嘉元年甲子年十二封竟陵王都督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時竟陵羣蠻克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丙子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

癸巳宋文元嘉三十夏五月宋以南郡王義宣爲荆湘刺史

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帝以義宣才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巳卯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爲南徐州刺史會稽公主每以爲言帝不得已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爲汝與師護義季之字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譏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義宣白哲美鬚眉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皆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恐謀欲奔上及魏軍退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

癸巳宋元嘉三十夏四月宋以南郡王義宣爲荆州刺史

元凶劭弑文帝而自立以義宣爲中書監領司徒義宣聞之卽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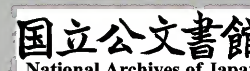
起兵傳檄遠近會武陵王駿討劭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眾三千助為前鋒及武陵王即位是為孝武帝以義宣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生母為獻太妃封次子愷為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縣王將佐已下並加賞秩

甲午宋孝武帝駿孝建元春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宋以朱脩之為荆州刺史劉義宣伏誅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

事謂國家多事之中宜相推奉也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

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畢從義宣在荆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擅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情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迺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徐遺寶刺兖州直建康北魯爽刺南豫州直建康西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



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叅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卽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灋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叅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卽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灋物並畱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叅軍劉謐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謐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灋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已卯以柳元景爲撫軍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

魯爽

魯爽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

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

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夏侯祖歡為兗州刺史代徐遺寶

三月巳亥內外戒嚴辛丑以蕭思話為江州刺史以代臧質柳元景為

雍州刺史代朱脩之癸卯以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

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

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叅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

義宣帥眾十萬下江津舳舻數百里以子惔為輔國將軍與左司

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

知脩之貳於巳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

聞秀不來魯秀善戰故王玄謨憚之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

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石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

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

湖陸宋兗州治湖陸遺寶棄眾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

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

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陣兩岍與官軍

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劉義恭之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荆

州刺史遣將軍薛安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

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小峴在合淝之東大峴又在東帝復遣

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

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斬之爽眾奔散瑜亦為部下

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鵲頭

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覺生所統近聊帥輕

師指往翦撲軍鋒纔及賊交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

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帝使元景進

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

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桓玄字靈寶王恭字孝伯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

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

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建康此

上策也此計得行建康殆矣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

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

乃止宄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

周之攻西壘子反方渡東岍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

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遣崔勳之垣詢之救之比至城

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子反等奔還東岍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

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

之此以上皆梁山交戰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

為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

柳元景曰西城不守惟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

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

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纔十

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

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

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參軍
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
行義宣乃遣劉湛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與
劉湛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
東南陷之斬湛之首劉季之宗赴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
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勝攻之義
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
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黠已未
解嚴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質先以妹夫羊冲
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
南湖撥蓮實敵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車主
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
皆棄市并誅其黨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
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
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
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
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
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
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
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悒及所愛妾五人
着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
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守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

復還南郡空解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隨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戊子帝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蔡超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坐誅尚書令何尚之上言賊旣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惟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帝乃原之

劉氏曰反不書以以者質首惡也書討質首罪質之辭也然則義宣無罪乎義宣雖帝激之然旣從質反矣故下書伏誅書姦尹氏曰宋主有亂倫之惡故義宣忿怒而反然綱目正名定罪略不少恕者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

宋竟陵王誕反廣陵章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

竟陵王誕字休文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幣改封隨郡王帝欲大舉伐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北伐諸軍莫不奔敗惟誕遣中兵柳元景克弘農關陝多所斬獲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孝武入討遣將軍顧彬之受誕節

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及劭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
 之事平以誕為揚州刺史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
 有勇略明年義宣舉兵反帝欲奉乘輿法駕迎之誕固執不可乃
 止帝乃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孝建
 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傳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

丁酉宋大明年秋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

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
 太子詹事劉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
 縣從來不序昭穆帝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
 至竟陵王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
 向之誕多聚材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帝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
 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南兖州時治廣陵以延孫腹心之
 臣使鎮京口以防之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

巳亥宋大明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

竟陵王誕知帝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
 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帝以為中
 書侍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子道龍昔
 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
 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誅之在誕左右見誕
 書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隣家祝詛誅之密以啟聞誕誣誅之
 乘酒罵詈殺之帝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
 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闓

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聞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
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
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蓄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
天將曉明寶與閻率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勒兵登陴
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閻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
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將兵
討誕甲子帝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
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爲慤所害委官間道自歸朝廷至盱
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
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
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
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
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
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勅今親勒部曲
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
沒豈顧盪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帝大
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
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
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帝慮
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
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兖州刺史沈僧
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

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畱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右衛將軍垣護之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帝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吏吾爲汝護送

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伏誅

六月帝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爾書督趨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斷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不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帝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帝聞廣陵平出宣陽門勅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帝顧曰

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呼萬
歲帝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令殺之沈慶
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歿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
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剗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
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帝聚其首於石頭南岬爲京觀
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
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
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旣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
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其後前
廢帝卽位義陽王昶爲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
誕詔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
宋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章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

海陵王休茂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戊戌爲雍州
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

辛丑

宋大
明五

夏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爲其下所殺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
自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
惡主帥屢責之伯超懼說休茂曰主帥密疏官過失欲以啓聞如
此恐無好休茂曰爲之柰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
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丙午
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金城殺深之

及典籤戴雙徵集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巳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詵諫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在巳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參軍沈暢之等帥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克之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城中擾亂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恭之秀之之弟也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脇恭之使作啓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帝以爲北中郎諮議參軍賜爵冠軍侯事尋泄伏誅以玄慶爲射聲校尉帝自卽位以來抑黜諸弟旣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探知帝指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沈懷文固諫以爲不可乃止

宋桂陽王休範反江州章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

桂陽王休範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

辛亥宋泰始七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

刺史

桂陽王休範素愚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晉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巴陵王休若死復以休範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時帝諸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帝所忌

故得全壬子四月帝病篤以休範爲司空與褚淵等並受顧命

甲寅

宋元徽二

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

軍蕭道成擊斬之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物情亦不向之故明帝之末得免於禍及帝
昱卽位年在冲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
爲宰輔旣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輿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
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
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爲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
流欲使腹心癸丑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燮始四歲
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
尋陽爲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攄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
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十二月休範進位太尉甲
寅夏五月壬午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
裝治數日卽辦丙戌休範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
書與諸執政稱揚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
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寃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
廷惶駭護軍褚淵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
成中書舍人孫千斷寺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
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
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
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
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

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
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
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顧謂劉劭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
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卽日內外戒嚴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屯
白下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
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
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眾
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乘肩輿自
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
乃出城俯伏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致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
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置
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桓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
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
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
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
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道成拒戰自晡至晦
矢石不息會丁文豪破臺軍進玉朱雀桁南杜黑驪亦捨新亭北
趨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
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耶劭
不敢復言道隆趣劭進戰劭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驪乘勝度淮道
隆弃衆走還臺黑驪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
側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

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敎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黑驪徑進至杜姥宅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耶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與諸君同歟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及丁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六月宋荊州刺史沈攸之等攻江州克之

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與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參軍毛應連等守尋陽燮遣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應連等開門出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梁豫章王綜以徐州叛降魏章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

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叔媛七月而生子綜宮中多疑之天

監三年甲申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

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也梁傳曰綜年十四常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

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謂淑媛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云云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

自疑晝則談謔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

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

子遂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尊伺

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

恒至罄乏屢上便宜求為邊任帝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

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

帝性嚴重人莫敢言又使通問於蕭寶寅寶寅齊明帝子封建安王東昏侯時奔魏封齊王

謂之叔父為南兖州刺史不見賓客辭訟隔簾聽之出則垂帷於

輿惡人識其面

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春三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眾軍攝徐州事

魏徐州刺史元灋僧以彭城降梁魏發兵討之帝詔西昌侯淵藻

將眾前驅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敗魏師於壽陽魏

人攻徐州不克三月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摠督眾軍并攝

徐州府事召元灋僧等還建康

夏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

梁豫章王綜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

勝負久未決帝慮綜敗沒敕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

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

無敢行者監軍御史鹿念請行單騎徑趣彭城爲綜軍所執問其來狀念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爲略使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爲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密以意狀語之乃引至一所令一人自室中出爲元略致意曰我昔相呼欲聞鄉事晚來疾作不復相見念曰早奉音旨冒險抵赴不得瞻見同懷反側遂辭退念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魏軍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惟見城外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爲城中求主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復取諸城至謂之叔父爲南兖州刺史不見賓客辭訟隔簾聽之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

乙巳

梁普通六
魏孝昌元

春三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衆軍攝徐州事

魏徐州刺史元灋僧以彭城降梁魏發兵討之帝詔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敗魏師於壽陽魏人攻徐州不克三月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摠督衆軍并攝徐州府事召元灋僧等還建康

夏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爲丹陽王更名贊梁豫章王綜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帝慮綜敗沒敕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

無敢行者監軍御史鹿念請行單騎徑趣彭城爲綜軍所執問其
來狀念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
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爲略
使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爲略有疾在深室
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密以意狀語之
乃引至一所令一人自室中出爲元略致意曰我昔相呼欲聞鄉
事晚來疾作不復相見念曰早奉音旨冒險抵赴不得瞻見同懷
反側遂辭退念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六月庚辰綜與梁話
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魏軍及旦齊內諸閣猶閉不開衆莫知
所以惟見城外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
爲城中求主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復取諸城至
品秩謚曰敬以贊子直主其喪直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胡氏曰蕭綜之罪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葬之中野不
封不樹其可也子而附諸陵慈之過也

劉氏書法曰齊州附余朱兆贊走卒於陽平則不忍負魏者也
不書卒書歿何叛父之人小節不足錄也故贊雖卒而從盜賊
例書死綱目之誅惡嚴矣

天台胡氏曰贊不以帝爲父而帝猶以贊爲子可謂愛其所不
當愛矣

梁封山侯正表以徐州叛降東魏章

封山侯蕭正表武帝兄臨川王宏之子也

蕭正表字公儀正德之弟

正德事詳前纂逆門

封封山縣侯位北徐州刺史

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質短闇

已巳

梁太清三

春正月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戊辰秋八月梁侯景反壽陽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圍臺城正表盤桓不赴援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以正表爲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柵斷絕援軍十二月南康王會理將兵入援遣軍擊正表破之正表走還鍾離已巳正月正表據州附於東魏魏封爲蘭陵郡王後加侍中太子太保卒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嗣

卮言曰宋氏任用子弟而反者數起梁主寵愛子弟而叛者踵接非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者乎要之亦自身之不正始夫惡生於牀第而禍成於蕭牆嗚呼爲人君者不講於脩身齊家之道而欲以治國平天下難矣哉

陳始興王叔陵作亂章

始興王叔陵宣帝之次子也

始興王叔陵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少機辯狗聲名彊梁無所摧屈初封康樂縣侯天建元年進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豫焉性苛刻狡險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怖股栗叔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絲毫不以賞賜徵求無藝夜常不寐執燭達旦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日中方寐曹局非傳呼不得輒白事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通爲

左右廛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
帝弗知也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諛有寵於帝及太子叔陵疾之陰
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閭執
事承意順旨卽諷帝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
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
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壬寅

陳大建十四
隋開皇二

春正月陳主頊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

寶立

正月己酉宣帝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
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帝殂倉猝
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
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
抽剗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
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
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
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
奮袖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
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着
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
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
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虚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以太子
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勅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

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
輔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督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
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
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
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
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
容軍行擇軀幹壯偉者乘馬居前以壯軍容謂之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
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
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嵩參軍鄭信與叢俞公喜並
伏誅嵩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者也本傳云尚書
世故事流尸江中汚渚其室並毀其所
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

北朝篇

魏清河王紹弒逆章

清河王紹魏主珪之第二子

初魏主珪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妹美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
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
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爲
樂珪怒之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
嗣不協

晉安帝義熙五年魏天賜六年巳酉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

紹殺之而自立殺當作誅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



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於外帷帳下車路頭王洛兒隨之戊辰珪遣責賀夫人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弑之已巳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於端門殿北面立紹從門扉間謂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衆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衆乃知宮車晏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聲唯陰平公烈大哭而去於是朝野恟恟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匿於匿山中夜宿王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紹聞之收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獵郎叔孫俊與宗室疎屬拓跋磨渾自云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卽執帳下詣嗣斬之王洛兒爲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夜告將軍安同等衆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爲內應者十餘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齎食之嗣卽皇帝位

尹氏曰嗚呼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乃敢於弑逆此天理之大變人情所深駭者也拓跋雖夷狄若頭曼冒頓然而進於中國已不純乎狄矣昔先儒於春秋商臣之事謂考於傳之所載可

以見其所由致之漸今綱目猶經也分注猶傳也考之分注所紀珪始因賀氏之美殺其夫而納之既而生紹則大本已不正矣紹之肆逆得非餘惡之所鍾乎夫殺人而納其妻為之妻者苟有人心焉宜於此焉變矣况又以其子之故將欲殺之則是速之使亂也故夫以天道言則善惡之報捷於影響不可誣也以人事言則處置之謬禍變之來不可忽也綱目書此其亦使後人謹於善惡之介而審於處置之宜也夫

魏新興王俊逆謀章

新興王俊明元第七子也辛巳

魏太平真君二

春正月俊謀反伏誅

新興王俊少善騎射多材藝荒淫不灑辛巳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魏東平王道符反長安章

東平王道符大武孫東平王翰子也

魏大武帝殂諸大臣議欲立東平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嗣爵拜長安鎮都大將

丁未

魏獻文皇帝元

春正月魏東平王道符反長安伏誅

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等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大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軍陸真為長安鎮將以撫之

魏咸陽王禧謀反章

咸陽王禧獻文第二子也

魏咸陽王禧太和九年乙丑三月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

官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

辛未

魏孝文太和十五年

冬十二月魏以咸陽王禧爲司州牧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祚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尋以禧兼太尉公魏主友愛諸弟始終無間以禧次長禮遇甚隆然亦知其貪鄙每加切戒而終不能改後加侍中正太尉嘗從容謂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他人有也已卯四月魏孝文帝殂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採聘魏主恪頗惡之

辛巳

魏宣武帝景明二年

春正月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

魏咸陽王禧爲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法魏主頗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天子之叔父身爲元輔有所求湏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柰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爲恒州刺史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閤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時將禱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夜使于忠語列明旦入見當有處

分質明烈至帝命烈將直閣六十餘人宣旨召禧總詳衛送至帝所禧等入見于光極殿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疴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庚戌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進其位而奪之權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詳以專恣得罪事詳臣道部帝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等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漸弛

夏五月魏咸陽王禧謀反伏誅

魏主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齊帥劉小苟屢言於咸陽王禧云聞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氏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比邸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天子必北走桑乾殿下可斷河橋為河南天子衆情前却不一禧心更緩自旦至昞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既出即馳至北邸告之直寢符承祖及魏孫與禧通謀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弑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魏孫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衛無幾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城計防遏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為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遣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收小苟至北邸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欲殺之小苟

困迫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取禧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齊洛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帝面詰其反狀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徵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於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敢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忌宗室

旣歿又逆武成以貪天之功故武成跡其反覆

同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於歸

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爲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惟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秋齊冀州刺史高歸彥作亂伏誅

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王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將軍將至卽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

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主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旣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弃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潛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本傳曰初魏時山崩得二石角藏在武庫文宣嘗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角二道著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流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齊南安王思好反朔州章

南安王高思好神武從子上洛王思宗養弟也初爲朔州行臺

高思好本浩氏子也上洛王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文宣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鴟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

甲年

齊後主武平五年

春二月齊朔州行臺高思好舉兵反敗死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使嬖臣斫骨充弁至州光弁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檀權惟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閤於聽受專行忌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理二弟殘戮頸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駁龍得義同之號道遙受郡君之

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是曰宗英社稷是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鄰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惡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進軍至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倉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等馳之晉陽辛卯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不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蓋先是有入告思好誅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弟伏闕求贈官長鸞不為通

周晉公護弒三帝章

晉公護文帝長兄邵惠公顯之第三子也初封中山公

周文帝泰長兄顯魏時沒於賊保定初追封邵國公謚曰惠第三子護幼方正有志度泰之入關以年少不從魏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泰諸子並幼家務悉以委護內外不嚴而肅泰嘆曰此兒志度類我以護為都督屢從征伐有功封水池縣伯魏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遷大將軍魏恭帝三年丙子冬十月泰北巡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丙子泰世子覺嗣安定公出鎮同州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于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

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眾皆竦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曷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眾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二月魏封覺為周公護以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丁丑周愍帝覺元年春正月周公覺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

周公覺即天王位封魏主為宋公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進封晉公

尹氏曰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篡竊相尋權擅命其來已非一日今宇文方當得國之初而護已專大柄故綱目書其自為大司馬於稱天王廢魏主之下所謂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其逆彌甚其失彌速者也是時李趙獨孤為三公皆不書而獨書護者著其專國制命且以見篡魏之舉實護為之也然護既專國乃反居諸人之下何哉大司馬總統六軍護欲專兵柄威制中外是以舍彼取此然則人主欲權歸公室其必先正其本可也

二月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宇文泰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

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尹氏曰宇文倣成周而建官其名是也然以司馬而殺六官之長周豈有是哉

胡氏曰此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時也既殺趙貴護威權成矣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

周以于謹為太傅大宗伯侯莫陳崇為太保晉公護為大冢宰

胡氏曰于謹侯莫陳崇既登公位宇文護若以序遷而為大冢宰實則周之元輔也

尹氏曰護前日自為大司馬蓋欲專制兵權也今乃自為大冢宰亦豈釋去其權耶自宇文泰相魏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泰卒皆授護處分前日篡國之始姑欲柄有所歸今既中外已

定所以進居天官之尊而兵柄則未嘗去手也考之通鑑是時同進位者五人綱目皆不書而獨書護者正其罪也

周冢宰護弒中山王

提要作弒宋公

尹氏曰歷代廢弒皆以篡君書之獨此歸獄於其臣者是時軍國大權皆出護手故不得不以實書之世變為愈下矣

秋九月周冢宰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提拔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

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嘗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以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惟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旣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臣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臣之言踈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于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被誅時李植父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至長安殺之後月餘護弑略陽公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卽天王位

戊寅周明帝毓二年春二月周宇文護自爲太師

庚辰周武成二年夏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弑其君毓弟魯公邕立

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於糖餽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

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卽皇帝位

尹氏曰自拓跋垂亂宇文泰總握大權繼以其子廢魏自立然軍國之政悉歸於護雖剛果如覺明敏如毓未能有所施爲卽已罹其禍酷以一國之大臣民之衆豈無一人可否其間積習生常彼固自以爲法應如此况欲資之討賊之任乎綱目一書再書皆非得已大義不明君臣之分不立逆亂相踵可嘆也哉

辛巳

周武帝保定元

春正月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以大冢宰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又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癸未

周保

春正月周太師護殺梁公侯莫陳崇

侯莫陳崇從周主如原州周主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曰不意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甲申

周保

冬十月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十一月齊擊周師敗之獲

其少師楊擲十二月及宇文護戰于洛陽大敗之

尹氏曰綱目前書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繼書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又書宇文護大敗以護不思報齊之德乃率夷狄以戕中國又不聞有全師制勝之策輕用師以喪師徒所以再書姓名以誅其罪也

壬辰

周天

春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授晉公護

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當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爲王官可依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官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傍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自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

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旣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衆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等五人并柱國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旣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

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它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帝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齊公憲素爲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慮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名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是夜帝遣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

尹氏曰權臣專制人君將欲去之未有不反貽禍敗者觀之前代如魯昭曹髦之類則可見矣後世因此遂以權臣爲不可去而人君處此亦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而遂已孰知後周高祖誅鋤大憝不動聲色除積年根據之惡於一旦俄頃之間然後知大姦大惡未有不可去之理特患人君無其志耳綱目殺斥主多矣皆譏詞未有討書主者此書周主斷在上也然以一人臣戮之於房闈之中乃書曰討若強敵然者又以著其權勢之盛有可畏之虞幸而勝之去之云爾雖然既書討矣又不書誅何哉獲連弒二君罪不容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而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向使護死之後發其大逆告二君之廟殘其身汙其宮而豬焉則綱目必以討宇文護護伏誅書之矣

南氏曰宇文護既弒魏主復弒周二主其惡逆已甚矣周武討其罪而殺之求之義例殺當作誅尹氏枝辭曲說君子無取焉

周衛王直反長安章

衛刺王直文帝子初封衛公

周衛刺王直文帝子武帝同母弟也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

壬辰

周武帝建德元

春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既誅宇文護始親攬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大冢宰實奪之權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

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

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甲午春進爵為王

甲午

周建德三

秋七月周衛王直反伏誅

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未取廢陟岷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衆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龔肅章門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于別宮尋殺之以運為大將軍

周杞公亮作亂章

杞公亮文帝次兄杞公連之繼孫也嗣封杞公

周文帝次兄杞簡公子烈公襲封無子以章武公道子亮嗣

庚子周大春三月周杞公亮作亂章孝寬討誅之

周天元帝以章孝寬為行軍元帥杞公亮為行軍總管伐陳亮子

西陽公溫妻尉遲氏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

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章孝寬并其眾推諸父為主

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

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

入宮拜長貴妃

四十三

學海君道部卷二百三十八終

